

不想搞摄影的铁匠

□ 周忠华 (安徽芜湖, 摄影爱好者)



秋天去歙县大洲源, 在周家村邻近的一个小村, 有幸拍到了打铁花的场景。

那是在晚饭后, 驱车去 62 岁的张铁匠那儿。我们下车步行百米, 到一小山坡上, 即是张铁匠家。女主人搬出长凳和竹椅, 热情地招呼我们坐。正往火炉加炭的张铁匠站起身。头戴礼帽, 草绿外套上套一皮围裙, 消瘦的脸庞, 鼻尖上架一副眼镜, 这外形, 真让人不敢把张师傅同“铁匠”联系到一块。

张铁匠和带我们去的张支书用当地话说着什么。随即, 张支书对我们说: “每个人付 20 元钱给他。”张铁匠道: “前一段时间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拍, 煤炭、

生铁都是我们自己买的, 不收钱就得往里赔钱, 我们也要生活呀!” “是的, 是的, 收钱是应该的。”我连连点头, 表示理解。

打铁花之前, 炉火的温度要达到 1000 摄氏度。即将熔化的生铁块外面, 包上熟铁, 铁匠必须用铁锤准确地砸向这“铁包铁”。刚柔并济, 方有铁花四溅的效果。

第一次铁花飞溅时, 我没能拍好。张师傅又用火钳夹住一块生铁放在火炉上, 为第二次打铁花准备。忙里偷闲, 他点上旱烟, 猛吸了一口, 对我们说: “要拍出好片, 第一锤砸下去时, 铁花最漂亮。上次合肥来的一个摄影师就拍出了大片!” 我

给他看我拍的片子, 他说: “没抓拍好, 用 B 门, 感光度 ISO 打到 100 上!” 摄影专业术语都用上了, 令我惊奇。好友笑着说: “张师傅干脆改行搞摄影, 肯定能成为大师!” “哈哈, 不能跟你们比, 好多人来拍片, 多少学了点。”他开心地大笑。“他可是村里的宝, 他搞摄影了, 谁来打铁, 有那么好看的铁花给你们拍!” 张支书不失时机地夸赞道。

张师傅脸上泛着红光, 右手高高举起铁锤, 精准地砸向左手铁钳夹紧的已经烧红的生铁, 坚硬漆黑的铁块在一次次击打下, 逐渐变得柔软可塑, 铁与铁的碰撞声, 在秋夜微寒的小山村上空环绕。

时代道具

□ 石川 (安徽黄山, 职员)



宇治是日本名著《源氏物语》作者紫式部的故乡。既然来到宇治街, 就想买点宇治茶。宇治茶其实做法来源于宋。店家以大大小小的“茶”字做门头, 店门口插着的一面面红的、绿的“宇治茶”长条旗, 秋风中呼呼招揽游客, 好像在说: 赶紧买! 赶紧买!

既然奔茶而去, 便去宇治茶博物馆转一圈, 制作茶的工艺和徽州老家差不多, 展览的茶具倒是精美之极, 可惜价格不亲民。出了博物馆, 闲逛时突然眼前一亮, 一家招牌叫“柳古堂”的店。走进逼仄的 10 平方米左右的小店, 里面不少好东西。先生手拿一个原木茶盘, 啧啧称赞工艺和画意的禅味, 舍不得放下, 并说看见这东

西, 心一下安静下来。他需要这样的安静, 还设想把茶盘一排 6 只挂在客厅墙上。一只 1500 日元, 六个 9000 日元, 薄薄的木制小茶盘也不便宜。见他看了又放下, 放下又上手, “喜欢就买呗。”我说。不知为什么他没买。我则看中一个铜制茶叶罐, 也是左看右看后放弃, 算了, 过眼即我有! 临走, 我俩选了一些工艺精美的漆盘和花器。

回到民宿, 还没上楼, 先生说: “明天一早把茶盘和铜茶罐买回来!” “明天中午我们要去天津, 是不是太辛苦了?” 虽然我也想要那铜茶罐。早上醒来, 发现他真去买那 6 个小茶盘了。他骑车到大久保汽车站, 然后把车丢在汽车站, 坐公交去。

10 点, 微信来, 老板不在, 隔壁店铺说 12 点开门。他埋怨自己, 昨天老板给的名片, 上面明明写着营业时间 12:00-17:00。想返回, 又心不甘。直到 12 点, 老板来了, 他尾随进店, 赫然发现两件东西不在了, 他指着昨天东西摆放的位置, 由于语言不通, 老板半天才明白过来, 告诉他, 我们走后, 一个中国香港来的游客将这两件东西买走了。想象得出先生那个懊恼啊, 最终他从另一家店买走两个抹茶碗和一个抹茶刷, 慰藉自己。落寞地回到民宿, 把“柳古堂”名片递给我保管, 我一看名片上方四个大字: 时代道具。哈! 一切不过道具。先生看过, 与我相视一笑, 心一下子轻松了。